

人物速寫之「J」

林 文 月

星期日的下午三時，J 依約而至。

女兒事先已經敞開大門。我坐在客廳對門的沙發椅，可以看得見 J 像往常一樣，穿著微舊柔軟的牛仔褲，大步大步輕快地踏著紅磚石階走下來。原來，她的上身也是一件藍色的半新線衫。

她整個高大的身影出現在敞開的白色大門口時，我已經從沙發椅走向前去迎接了。不同於一般的美國婦女那樣，J 並沒有說許多現成的安慰的話，她只是俯身緊緊擁抱我良久。然後，用含淚的眼睛定定望入我的雙眼。她眼中帶著淚，卻又努力地做出一種安慰的微笑。微笑使她藍灰色的眼珠驟爾就包圍在細緻的魚尾紋中了。

「你還好嗎？」她簡單而十分溫暖地問，視線始終沒有轉移。

「我還好。」我也簡單地回答。

其實，是女兒的發想，想趁 J 尚未赴歐洲旅遊前，再邀她到家中來喝一杯親自調製 Capuccino，聊表我們對她的感激之情。

J 是丈夫的家庭訪問護士。數月以來，每周至少固定到家裡來，為生病的丈夫做例行檢查、打針、打點滴等等。她也教會我們母女如何開關點滴的電腦設備。而從累積的會面和交談，我們似乎已經超越一般病患的家屬與訪問護士的關係，自自然然成為異國的朋友了。這次，她無需像往常那麼仔細地用消毒劑清洗雙手，逕自在廚房裡熟悉的便餐桌旁坐下來。廚房裡的便餐桌比餐廳饒富親切溫暖的氛圍。過去，有些不便在病人前談說的話題，我總是請

J 在這張圓桌前坐下來悄聲交談。

「你們要跟我談什麼話呢？那張沙發椅上不見你先生，有點兒不習慣。」J 把視線移向客廳的方向說。

豈止不習慣，簡直是夢一般。

數月來晝間總是躺在那裡，狀況好時甚至坐在那裡的人，說走就走了，留下一張空虛的沙發。心中頓時一緊，眼中也發熱。

J 選了一個面向陽台，看得見藍天和青山的位置。

六月的加州，下午的陽光豔麗但不烈，從落地窗透射入大半邊的地板上，使整個屋子明亮起來，而 J 的銀髮也在明亮中散發著健康的光澤。五十五歲的她，雖然短髮已經華白，壯碩的身子卻十分硬朗。做為一位退休的護士，她繼續擔任訪問護士的工作，從早到晚駕駛一輛舊車，遍訪附近有重症病患的家庭。她曾對我說過 她愛這份工作，遠勝於以前在醫院的護理職務；因為走入患者的家庭，使她接觸到更多的人性層面。

「今天，我們是純粹基於友誼，邀請你來喝一杯咖啡。不談我的先生。」我極力裝得尋常平靜的模樣說：「何況，你就要遠赴歐洲去旅行了。我們將有一段時間看不到你。」忽然被自己說出口的話觸動，對 J 的即將遠行，竟十分依依起來。大概我已經習慣每隔若干天就見到她來，帶著溫度計、聽筒或針管什麼的來看顧丈夫；她的來訪總給我一種安全感，好像丈夫的病就會因為她的來臨而逐漸好轉甚至痊癒。

女兒在便餐桌旁的窗台上專注地調製 Capuccino。機器發出叱叱的聲音，屋內瀰漫濃郁的咖啡香。

「給你一杯特大的吧。放假日子，你看來反而累一些的樣子。」

女兒善體人意，遞給 J 一杯容量加倍的白瓷咖啡杯。白色的牛奶泡沫間顯著幾點褐色的條紋，形成美麗的圖案。J 把大型的咖啡杯慎重地用雙手端起放在鼻下，略略嗅聞，十分欣賞的樣子。

「你說的是。星期日，不用去訪問病人，不做案頭紙上工作。我一早去了超級市場購物。付錢時大排長龍，還看到有人不知為了什麼在大聲爭吵哩！」J 啜了一口咖啡說：「然後，我回家做園藝。跪在地上掘土、除蟲、移植花草……。咳，著實比忙碌的周日更累。我正需要這一大杯東西。」

我注意到她手背和腕部的傷痕，大概是上午做園藝的緣故。做園藝、上超級市場購物，那是我未曾看到過的 J 做為家庭主婦的另一面。事實上，今後我們也不再可能以護理人員的眼光看待 J 了，既然她所要照料的人已不在。

而和女兒說好在 J 遠遊之前的今天，我們要避開傷情的話題，究竟對一位不為看護來訪的護士應該談些什麼才恰當呢？一時間，交談中斷，留出一片空白。三人默默地啜飲著各自的 Capuccino。

「我的女兒，利用回來照料她父親的機會，到她的母校 C.C.A.C. 選修夜課，學習金工了。」

忽然，想出一個轉移傷情的話題。於是，女兒取出她自己設計的一些作品，攤放在桌面，談話的氣氛果然就稍稍明亮起來。

「哦，這些真的都是你的作品嗎？」「多麼有創意，多麼好看！」J 一一仔細地欣賞著

女兒的金工作品，甚至撿起試戴在手指上。

「多麼有創意。」J 重複道：「有其父必有其女。你們真的是一個藝術的家庭。」她看著手指上的戒子，又抬眼望牆上掛著的丈夫的畫作。

我的心底，驟然遂生一種抽痛的感覺。或許，J 和女兒也都有類似的感覺吧。幾度抑制諱避，談話的內容終究還是回到離去的人。

「前天晚上，我還夢見你先生呢。」「其實，你不應該牽涉太深的。」

「是。我知道的。我太不像一個專業的護士了。」說著，那雙藍灰色的眼睛四周竟然紅暈濕潤起來。

第一次看到 J 的眼眶發紅，是在她來訪未久的一個早晨。為丈夫測量體溫、血壓和打針等等例行工作完畢後，見他削瘦的身體埋坐沙發椅內，面色蒼白而凝重，J 忽然停止收拾攜帶的護理工作包，又回到她經常坐的小椅上，握住丈夫的手，溫柔地問：

「你在想什麼？告訴我，你腦子裡在想什麼？我知道這許久以來，你心中一定很苦悶。很多事情，你想做，又沒法子去做，是不是？」

因為久病而羸弱的丈夫，似被 J 一語道破心事，盡失往昔爽朗的性格，變得異常脆弱，淚水在眼眶轉動，聲音顫抖著說：

身為一個男人，在走之前，我應該對這個家和家人有所交代才對。每天晚上，我都希望次日醒來可以精神好些，做一點事情；可是，第二天早上，我的身體仍舊很虛弱，沒法做我腦子裡所想的事情……」

J 像慈母一般擁著丈夫單薄的肩頭，淚水潸然。丈夫極力堅持著的男人的尊嚴，遂終於不可克制地潰崩，雙頰盡濕。

「你細心照料我，又為我向保險公司爭取高單位營養劑。你為我所做的種種，我不知道



拾參、洗心集





如何報答。」丈夫說到這裡，甚至哽咽，他指著自己的胸口說：「我只能銘記在這裡……」

一時無語，三人都落淚。J 把几上的面紙抽出，遞給丈夫和我，自己也不斷在擦拭。

那天 J 離開時，丈夫破例地扶著助行器送她到門口。對於羸弱乏力的病人而言，大概那是表現感激之情的唯一方式吧。

數日後的夜晚，丈夫的血壓偏低至危險的警戒線，藥房臨時送來生理鹽水，但是當時的我和女兒都尚未諳攜帶型電腦的操作方式，只好打電話求救於 J。從微暗的下午八點半，到漆黑無月光的午夜，鹽水一點一滴以設計好的緩慢速度流入丈夫的靜脈內。J 在等待結束電腦作業的三個小時，便借用鄰室餐桌，整理她日間訪問的許多病歷報告。

超過十二小時的工作，令她疲憊已極。見她時時揉眼，哈欠不禁，我沏了一壺熱茶放在她面前，她微笑著端起茶杯說：「我很好。這是我的工作呀。喲，這茶好香！」

點滴結束，丈夫的血壓回升。J 終於結束一整天長長的工作。我陪她步出微寒的門外。拾階而上時，她幾度回首對我說：

「你別跟我上去了。快去陪陪你先生吧，他需要你。」

但我內心充滿感激，堅持要送到車停之處。在 J 打開車廂蓋子時，我忽然覺得孤立無援，便央求：

「我們可以見見面、聊一聊嗎？」

「現在嗎？要談你先生的病？」她在昏黃的路燈下，狐疑不解地望入我的眼眸間。

「不是，在你方便的時候。我很需要一個朋友。」說這話時，我幾乎要哭出來。

幾天之後的黃昏時分，我到 J 的家，其實，我只是要選擇自宅以外的另一個地方和她靜談。我們兩個人提議了若干地點，但是咖啡館和餐廳都不適合當時的處境心情，最後，J

才邀請我到她的家。「我常去你們家，為什麼你不到我那兒來坐坐呀。」她的語氣十分誠懇。其實，J 的住處與我家相距約為車程六、七分鐘，可謂近鄰。我停駐車走上稍陡的坡，在鐵欄杆前尋找門鈴。有一隻長毛的狗在門裡對我吠叫不已，正尷尬不知所措時，J 出來把狗抱起，笑得開啟矮門讓我進去。「哎呀，你穿得那麼整齊，看我這一身邋邋相！下了班，在院子裡澆水呢。進來，進來。」

她穿著無領無袖背心型線衫和一條短褲，並且光著腳，露出曬過太陽的健康膚色。美國人居家模樣便是如此隨性。

「坐哪兒？屋子裡？還是喜歡通風的院子？」

顯然，她原來就在院子的野餐椅上喝著紅酒。一把大型的遮陽傘，擋住了傾斜的夕照殘暉。我落席在旁邊的木椅上。酒和茶和水都不要。我剛剛在家吃過晚飯出來的。J 也不勉強，她推了另一隻木椅過來，在我旁邊坐下。

「你有什麼心事嗎？想跟我講什麼？」

被這樣單刀直入地問，倒是很難以說明當時的心緒。老實說，也並非有什麼特殊的事件或思想要告知她，只是許多時日以來面對著不可預知的丈夫的病，令我感受莫大的壓力與焦慮。我需要一個朋友，一個不是尋常朋友，而是完全了解我身心處境的，像 J 這樣的人，與我談談。

然而，面對著 J，在吹著微風的院子裡，我彷彿心中便升起一絲溫暖，覺得不談什麼也可以。於是，J 喝著杯中剩餘的酒，我們漫談著一些瑣細的事物和人情。

「我可以問你一個比較私人的事情嗎？」在談話告一段落時，我有些好奇地問 J。長久以來，在言談間，J 提及她的先生時，動詞總是用過去式。講中國話時，不太容易分辨，但有些語言的文法極嚴格明顯，英文即其一。

「你很少提到你的先生，而且常常使用過去式。請問他是……。」

或許，這個問題太魯莽，我有些後悔起來。但是，J 在稍微停頓了一下之後，倒是很坦然真誠地回答我。

「哦，我們離婚了。」她像一個思維清晰的人說話的方式，先把大輪廓提出來；接著補充說：「離婚幾年了？很久很久，我一下子記不得了。」爾後，忽然大笑起來，令我更加後悔。

「對不起。請原諒我魯莽。」我囁嚅而道，希望結束可能引起她感傷或不愉快的話題。可是，J 在笑完後，仰首飲盡高腳杯中殘留的紅酒，要把話繼續說下去。

「他在我生了我們的第四個孩子後，沒有多久，向我提出離婚的要求。當時，給我的打擊很大。他說：愛上另一個女人。那個女人，竟是我的好朋友！我完全不知情。他是一個好人。我們過著尋常平凡但是幸福的生活……，至少，我認為是幸福的生活。可是，天哪，他什麼時候開始同我的好朋友……。」許是觸及塵封已久的傷心事，J 的聲音有別於平時的溫柔，顯得相當激越。

「不要談吧。真是對不起，我不應該問你的。」我輕拍 J 的肩頭，想平撫她激越的情緒。但她回望我，帶一絲苦笑說：

「沒有關係的。這許多年以來，我始終沒有好好向人敘述過。平時太忙了，我沒有時間回顧……。或許，是我故意讓自己很忙，免得回顧太傷心；不過，實際上我也真的不得不忙碌，以維持生活。」

「我答應我先生離婚，只有一個條件：就是四個小孩，一兒三女的監護權都歸我。那時候，我還年輕，覺得自己必須要爭取到這一點才甘心。那是很有骨氣的抉擇，但也是極困難的實踐啊。雖然我接受前夫所付的贍養

費，可四個孩子的養育問題，比我想像的困難得多了。」夕陽最後的璀璨把 J 滿面的淚痕照射得剔透。我摸索許久，才在寬大的背包裡找出一包面紙，抽取兩張遞給她。

「你從比較年輕時就做訪問護士嗎？」我想也許岔開話題，可以轉變 J 的情緒。

「不，我原先是一家大醫院的護士。我大學時代，其實是很喜歡文學的，像你，像我的先生。但是，說來或者你不會信。我的家庭是巴斯克（Basque）移民第三代。聽說過地球上小小的這個地名嗎？那是界乎法國和西班牙間的一個小地方，民性強悍而保守。我的祖父沒有受過教育，來美國做苦力。貧窮而堅強地在這個國家生存下來，營建了我們這個家庭。我的父母，甚至我的姊妹也沒有人受過大學教育。我是三姊妹的中間一個，卻從小比較倔強，高中畢業後，執意要升入大學。父母反對，最後，選了護理系，總算因為對日後的職業有保障，好不容易才獲准哩。

「我和我先生就是在大學裡相識。他攻讀文學和哲學，對人生有浪漫的憧憬。便是受他的影響，我婚後還上研究所，讀護理哲學。所以我對於病人的關懷，不只是在於他們生理方面的疾病，更注意他們的心理以及處境、文化背景等等因素。

「生了孩子之後，有一段時間，我沒法子工作。整天在洗衣、備餐、清潔等等家務事裡團團轉。四個孩子哪！你替我想想看。可是，離婚後，我把孩子們送去托兒所，重新又回去工作。我並且在 C 醫院擔任愛滋病患的護理工作，一直到四年前退休。曾經在家休息了一陣。可是，孩子們都長大了，最小的女兒也入大學，我就復出，接了這一份家庭訪問的護理工作。咳，好長的人生啊！」J 聳了聳肩，笑一笑。眼中猶有淚水。

「我愛現在的工作。比起在冰冷的醫院，





走入病患的家庭，我接觸到各種不同的生活、人性、文化，使我有機會一邊工作一邊學習。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工作。」

西照漸漸轉弱，暮靄已在不知不覺中包圍了J在半山腰的屋舍和院落，頗有些涼意。我已經看不太清她是否仍在流淚，只覺得聲音似已恢復平靜了。

稍頃，J伸出手握住我擱在木桌上的右手，試圖在暮靄中分辨我的表情，帶些靦腆的語氣說：

「啊，說了半天，都是我自己的事情。你來找我，原來應該是有什麼話對我說，我來聽你的才對。你看我，真難為情，還哭成這樣！」

天色已暗，我並沒有什麼特定的談話內容，卻意外地聽到J的故事，令我明白在明朗溫暖的背後，其實正隱藏著這許多辛酸的淚水。我起身告辭。說：「下次再告訴你吧，我的心事。」

然而，並沒有下一次。

丈夫的病況急轉直下。在醫院的加護病房住了十天後，沒有絲毫起色。

「如果最後的時刻到了，不要讓我太痛苦，太沒有尊嚴。」得悉罹患重症後，丈夫曾囑咐過。我沒有忘記。

徵得主治醫師同意，我們選擇了另類療法（Hospice），把他帶回家，給他消極的治療及積極的止痛。我們向院方央請三位訪問護士中，一定要包括J。

輪及J來訪那天，因有事，她要把原定上午的時間改為下午。午後三時，她準時按門鈴。

「過了隧道，忽然就下雨了呢。」開門時，J正整理著淋了雨的短髮。果然，在她的背後是滿天烏雲密佈。奇怪的事。這個季節的加州，是很少下雨的。早晨還是晴空萬里的景

象，怎麼忽然就陰天而且下起雨來了？

洗淨雙手後，J進了房間，為昏睡的丈夫量血壓、測脈搏。血壓低、脈搏弱，不是好的現象。

「如果有什麼事發生。」J嚴肅地同我們說：「千萬要打電話給我，即使是半夜也沒關係。我就住在你們家附近的。」

「我父親是一個很客氣的人。他一定不會半夜裡讓我們打電話打擾你。」一周以前自出差的遠方趕回來的兒子說。

J幾度提起醫療箱要走，終因雨勢太大，不得不猶豫，遂又留下。

下午四時，窗外陰暗大雨。屋內除病床上的丈夫外，J、兒子、女兒和我都在床邊輕聲交談。更輕的是收音機播出的樂聲。是兒子的想法，把客廳中的大型收音機搬入臥房，讓好聽的音樂陪伴著父親。那樂聲在眾人的交談停頓時，便顯得音量稍稍放大了。

「聽。你們聽。這是我以前常常彈的古典吉他曲子。爸爸最愛聽的。這簡直就像是廣播電台替我彈奏給爸爸聽哩！」兒子感動而興奮地說。

「我年輕時候，也喜歡彈吉他。你們知道，就是在越戰那個年代……。」J向我們談起有關音樂的回憶。一時不急於離去的樣子。

女兒繞到她父親面孔朝向的一方。忽然說：「奇怪，爸爸的呼吸好像變得很弱了，有時停止一下……。」

我們都起身過去。

丈夫的呼吸果然變得很虛弱。虛弱、停止。虛弱、停止。虛弱、停止——

J用三隻手指按著丈夫頸邊的脈搏，宣布：「他過去了。」然後，看看手錶，告訴我們：「四時十八分。」（寫於加州）*

（本文作者現為名作家）

（感謝聯合文學出版公司提供）